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議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楠近奉

勅牒授楠前件官拜

命以來寔切戰汗自

惟庸駕俚儒濱海蟄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粉飾其固陋誠不自意俾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精魂覲忠款上報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念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維備議禮考文寔惟聖明之大本觀會通以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幾三十年得非賄歷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

故由是而未舉也。楠嘗質五經之本文較羣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殺禘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尊罍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足以知非五經之正禮矣。昔叔孫通奏漢高，旨意成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絕學，使魯兩生號為知禮，其補亡正誤，當不至如叔孫通綿蕪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不至，而復議兩生之迂介、金馬、碧鷄之頌、茂陵封禪之書，楠雖愚賤，度不敢為獨懷區

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為國之大事，不應濶畧而未議。方今翰林為清切之職，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潤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為郊祀十議，以補缺佚。備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儀，禮文豈殺之異，非十議所盡，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可知矣。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表楠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矣。損益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絕滅三代典禮，臆為之刑，禮經廢缺，殘

仄斷壁收合於西漢之世名為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
秦舊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違異於五
經者旁通曲會皆得以合自漢而降言禮者悉本于此
愚嘗細釋經傳尊聞審問緊先儒是證郊社大典秦漢
而下莫有疑義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郊非圜
丘帝非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正夫天無二日是天尤
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
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或以變禮者為正作祭天名
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
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

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周
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
爾粟用牲於郊牛二合祀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
有改增羣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
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
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猶至日之不
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
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訓私不自
量揆妄為之說實有惑焉鴻藻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
以新衷而深證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表榭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玄六天之妄攻之者衆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歷唐而下則謂郊祀配天者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謂五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說紛糺良由天與帝之號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乎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

說是矣是由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義也由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號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天上帝無則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蓋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復合夫從祀于是郊之所至為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堂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

於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又謂禋祀
五帝為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以歸於一當之論愚嘗
獨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
非天也新安朱氏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之說天有五
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
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
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為天自今郊
祀惟昊天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
說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誣矣獨黃榦泥夫
鄭學謂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為殊

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
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
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
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說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
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
與五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岳言古之祭上
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于周之祭上帝
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為
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為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
王業所始文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子明

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于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為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失者未嘗不與祀天並玉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牲止于五帝小司寇之實獲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

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帝未為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萬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此九祭也王肅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為郊之祭為圜丘以久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不過謂郊丘不可謂壹而五帝之祀同為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為九祭歷代尊

黜異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足取
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為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園丘南
郊為二者分帝為太微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
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元
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祈穀之
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
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
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
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啟
蟄之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是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
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
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並而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
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巫之舞雩皆不
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則歌笑而請禮之變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
紀其旱哉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足以見
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
而歸者非歎又按鄭註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
之壇明矣詩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

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疑言矣孔疏知是與為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為證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於生帝師行之類於上帝天地之火哉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於天孰謂雩旱而可為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為一明堂為二此謂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為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於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圜丘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鼙蕤吹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鄭康成釋以為禘祭天謂天神為北辰地示為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說牽禘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聞其祀天于圜丘也况大司樂前云奏太簇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大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寔異則當以黃鐘大呂雲門為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

也亦當以太簇應鐘咸池為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為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為北辰後來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詳明其本文而析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靈思孔穎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鄭氏天神復釋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為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于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為之耶抑亦為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

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
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園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
之而不敢則謂其事若謂南郊即園丘北郊即方丘不
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園丘之
制不得合而為一謂祀天於園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
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
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文亦宗鄭之
說而微異崔靈思義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園丘園
丘即郊之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

周官傳會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來之誤故為之辨新安

朱氏亦疑夫司樂本文五峯胡氏非
園丘天神降地示出見文集

后土即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近於地者有
立曰地示火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
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為祀地此祀之火者
不得合社與禮而言合社與稷是為三祀非祭地明矣
曰火示鄭無明釋或謂火示乃地示之火者祀地以北
郊為大則地示之火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
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則直謂后土黎所

食者后土官名死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神不言后
土社也其答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制禮
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神不得為社至於
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違矣特
甚啟歷代之訛謬寔自此始按尚書曰告于皇天后土
孔注曰社也秦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名誥之社于新
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
社皆地之稱人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秦誓曰郊
社不修禮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
別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

社所以事上帝天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
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即后土后
土即社鄭氏之釋太宗伯既以黎所食者為是而復有
所疑而不決於是答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為社四者
之說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後為二說終莫能定至胡
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為祭地於社猶祀天于郊也故
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
後用大宰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
禮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
四圭有邸舞雩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

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
定北郊失之矣此說定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
庸郊社亦以社為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社郊之
說為未然愚按北郊不見于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
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辨
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不考以地為郊
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謂郊為祀地吾
知其不出于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
郊地也用牲幣於社問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為
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為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
郊宮為二則詩之郊亦非地社也朱氏亦曰周官之言
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為是其言周官
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書
也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
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
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
土者是也左袒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或於告
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于天子
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

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為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党族閭愈降愈少獨天子之社為羣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謂書傳無文其說莫考陳祥道釋社后土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國先后土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曷為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於漢武其祀天也不於泰壇而于甘泉壇有八畝席有六采文章米粢之飾玉女樂石之異

鶩輅駢駒之靡瑄玉宝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末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為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廢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

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蒞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耳事軍旅億醜之賞賚則誠不專于享帝制不一于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罍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懇近世盛鑿輅冕服珠玉金縵之飾惟恐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

耶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興誠能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為甚廣罷壇陛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為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太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土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擬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雅雖各有為書而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祀昊天祀上帝寔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飀師兩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為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欲合三禮之說為一而後人附會者曲為之遷就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反牲王於丘說次乃掃地而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為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礼升煙于泰壇奏樂於圜

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至於禋祀實柴有與于儀禮鄭氏則云禋祀也三祀皆積柴寔牲體於日月言實柴於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合疏其穿鑿以從古禮經之正周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於圜丘已失周

官之意崔氏謂圜丘即壇為人功之壇按釋圜丘者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圜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于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為末而掃地之祭為本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為丘使然者為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尊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于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歷代之失祀於圜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證其誤是謂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裡烟也詩生民之裡祀書之裡于六宗裡于文武

釋者謂裡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說以裡為裡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于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為祭日祭地為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隱說以非古禮如夏正却天迎長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是古禮經獨覲禮為天子禮拾燔柴為祭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記之合於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因有疑之者矣獨燔柴泰壇為祭天與古禮合特取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嘗不

以壇壝為正觀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公之三壇同禘司儀之為壇三成去祧為壇下至周末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况祀天欽崇之實其可廢壇壝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而漢未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聞其從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從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於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于徐堅之徒而開寶所

作祖於開元大較從祀損益成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實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此不得混而一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三皆以星經為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里地亦如之者其所祭知其壇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以外官內官為別而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觀師兩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柴煇燎此又不得混而為一之證也今攷于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大

師山川羣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名誥用牲於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為非禮亦皆無總祀之理自漢以下牲牷尊壘之數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壝繁禱宮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偪及懼不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羣祀之失能以親郊為是而不能以三年之郊為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繭粟之誠甚者配帝之羊不決遂有~~一~~配帝于壇上依建莫從一至于今若

悉如三代與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何憚其不可行也按晉泰始明堂罷六天止設昊天上帝坐唐顯獨郊天從祀循襲舊謬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摯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粟罍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登故謂之帝晉傅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此牲之

異者也燔柴以報陽也猶宗廟之裸也明堂與宗廟
近則燔柴乎何有沈約宋志謂郊有燔柴明堂無禋燎
說同此 席用藁鞮器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
罍簋俎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
氣也進熟之失始於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記曰郊
血大饗腥三畝燔一畝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禘祭
也三畝社稷五祀也一畝羣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
薦禮之褻而失之甚者也然明則堂之祭其不進孰與
曰聖人享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
用於郊其義與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夫夫之禮於郊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廟也配羣祀
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外曰郊外而近之其瀆莫
大焉尊罍尚質也彝以盛鬱也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
目鬱氣之尊彝得謂之尊也孔疏云彝上經八尊無鬱
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 定尊彝於天地六彝
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 於宗廟鄭氏之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
以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也則野矣
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
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
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至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
三王之郊以寅則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為春矣正
月正歲猶曰以子為首若以冬為春則非矣孟郊之用
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
周為魯以附夫臆鑿之論則夫有所不可周為周王魯
為魯公合周魯為一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
得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

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
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孟春建寅
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
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
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
制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
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
則卜日崔靈思謂卜日以至為至不吉始用它日是有
疑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
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之日則失氣至之

時矣是定以為不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
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它饗則問卜
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召誥曰越三日丁巳
用牲於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無義春秋
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侯
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
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日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
天孟春辛日祈穀於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號為近
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此郊見於周官鄭玄之論也
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織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
者王莽劉歆寔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
議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于王莽捨其大
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
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為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
之辨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
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
方丘北郊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
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

鬲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于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為二而後人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為一神州鐵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為祭所北郊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為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此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皆自為損益若所引祭地於泰圻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戴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禮書知其

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以強合大鄭氏北郊之說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為郊沿襲建始之弊自漢而降無有知其非者祀地之為社詳見於后土之議尊地之說莫先於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禮之正或者謂玄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人帝五精帝于地無預王肅之攻鄭玄其說雖行於秦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為一故宗鄭者而多王說復廢馴

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畧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制仍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當時布衣從公卿國子入學者十無二三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揚

維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倘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立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寔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

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採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于四書髻亂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道也於是大言以益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滙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養^學于^學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

今所謂四書而正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國學議

脩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

猥以菲才備負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苟度歲月寔為罔効狀睹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仿依唐世爰

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升祖少傳正猷公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修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為祕書著作郎遷祕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傳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修撰實錄謙薄弱息獲際聖朝以繼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為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撰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庸用條析兼

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其書目以備擇采者

一宋太祖實錄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臣所為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書其事出為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深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入顯是迎合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趙普固退居洛陽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夫喜秦王廷美吳正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季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列傳始言普

將死見廷美坐于牀側與普急爭其集號巽巖集
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修史官夏竦所
為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
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於時高宗在德壽宮多
所避忌立傳亦有燕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上
國之罪

一徽宗違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宜改正
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禱書楚

史可備編纂今具於后

三國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裔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後辟記

已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

可考証增入者今具于后

邵氏辨証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參考復別有書

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並缺今具于后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史國紀

九朝通畧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蹟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畧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一大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為月表致意

極深晉代播遷魏宗勃起所宜為表以分年統特

兵火湮厄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陽

修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年月譜系蓋宰

相之任匪輕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

年可以別盛衰宋朝興亡由是可考自今舊書尚有而史院無存今具於后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表罷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宰輔編年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作三禮圖多有舛錯樂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志所載止於一事而諸家所陳罔有紀載其樂志止詳于樂髓新經禮書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具在可備討論今具于后

開宝通禮

開宝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致和五禮

太饗明堂禮

鹵簿記

本院止有宣和

濮議

東嚮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雇役行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各

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極弊由是剔致靖
康之禍所宜博采奏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考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禠書可補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禠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脩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九朝史傳仍

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備去取

琬琰集

諸家文集

涑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畧志

歸田錄

談叢

可談

童蒙訓

師友禠志

清豐懿範

晁氏客語

忠獻家傳

歐公本末

師友談記

續歸田錄

相陰舊話

張乖厓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唐介事實

鄒道鄉語錄

文昌稊錄

韓忠獻遺事

申國春秋

蘇魏公譚訓

王鞏聞見錄

王沂公筆錄

胡安定言行錄

舊聞證誤

范太史遺事

豐清敏遺事

楊文公談苑

塵史

能政齊漫錄

石林

嘉祐雜志

東齋紀

談圃

漫水燕談

辟暑錄

王鞏雜錄

秀君間居錄

却掃編

揮塵錄後錄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一諸降王當別立傳王朝史所載簡畧宜用偽史參

照作世家仿歐陽修五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備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構杙

閩王事迹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西不盡靈夏

東不盡高麗宜仿晉書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

境關涉之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丙午錄

交趾記

國書本末

遼金誓書

西夏事宜

使遼錄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寔漢周之忠臣宋史作叛

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周忠臣歐陽修作五代史

不立韓睦眼博識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立

傳宋史悉諱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甘陵代叛誌

趙論事實

懷智高有平蠻事跡

一歐陽修作唐書曆志悉取一行十議造曆之法見

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歷天曆乾元曆儀天曆崇天

曆明天曆亦號詳備獨熙寧奉元曆經元祐觀天曆崇寧占天曆大觀紀元曆洪邁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曆章見於志中大抵曆不差不改得其造曆更改則後有考民間通曆學者亦有其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階勳爵分為二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

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為主

分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嘗

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城西

火災舊書盡燬而家世舊聞耳受目睹猶能記憶

或者謂國亡史不宜修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

衰邁不宜歸老田里曠官糜職寔為罔功而區區

素蘊亦靳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其遺

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

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謹呈翰林國史院謹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策問 答附

大都鄉試策問 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洪範以食為先故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漢上計簿以周知民數三年則大比以登於王府制國用之法日計歲會使之裕如者將以預其備也大無麥不春秋非之則周知民數將悉民以備不虞歟其止為國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為便或以不便罷之其去取可得聞歟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內理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三十

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於貞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有缺抑內地無間王民不仰於官與抑有司定制無泛冗與聖天子惠養元、寔粟內畿間遇不登漕運或不能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取諸民而備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唐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斂散之法壞於後人國服為息之辨非本首也歲富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時而官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豐穰而講行是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講明焉

會試策問 至治元年

夫書者即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於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詩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書而絕不為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耶自荀悅仿左氏傳為漢記體製稍為近古于是袁宣孫盛之後並為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於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不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遊心載籍聞見滋廣其于春秋之所始終及史記通鑑之所以製

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浙江鄉試策問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古之時宜無有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惟貨又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當時諄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與賈長冲之言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簞不飭曰謂此粗可厲廉隅之士而

頑頓亡耻者不格也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稱
經術而公孫弘卒以布被晚粟之詐見訛當世則廉者
又未可深信與楊震辭暮夜之金劉寵卻父老之餽世
以為美談然震之刺荊州罷之守會稽皆治行焯著民
咸德之豈廉特守已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在
是與方今聖朝在上薦紳之士分布中外封贈足以
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
刑賞勸懲之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
者嗜利營私不為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當加意者與
官吏之貪廉甚于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

也諸君有明當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
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於冊又謂有貶無
褒卽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
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
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於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
公弟叔盍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
者愚所未曉卽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唯吾卽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

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復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々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袁楠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樵夫人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耶吾寔不敢

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蝥蟧饑見於十五年蝥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盼兄弟之義明矣書亦非常也

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於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弑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於十一年

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襍
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
文舛徃々而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與
答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之矣温麥周
禾又似夏正然杜氏悉取正月為十一月啓後人之議
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愚竊謂晉衛
殺其大夫似大夫無罪而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
罪耶有罪耶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之矣劉氏言

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
景公之貳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
孽之變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晉衛二公
皆惡其專偏而殺之理容有之然揔殺大夫之例此時
一節耳不如罪累上為正

問文二十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夫人則書薨
葬吾女為外大夫則書卒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
伯仲叔季皆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
伯姬之類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公之元年復

書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
曾子問考之婚為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何
哉

荅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
疑非大夫也莊公莒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於
齊楚與中夏盟之始也再盟於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
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乃直書
之則諸侯之會荆人自成公始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
夫乃襄周之常也城虎牢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於威

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為貶例
左氏之說遂以諱魯大夫其謬戾莫甚於此會荆蠻猶
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
之城祀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悼夫人於澶淵合十三國
之諸侯大夫為共姬也晉為盟至匪以宋杞晉已細矣
愚謂魯大夫若叔孫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
之獨澶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夫稱
人已見凡例或疑魯大夫不會何以書余荅之曰齊狄
盟邢齊衛胥命蔡侯鄭伯會於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
事何疑於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它

國自盟會不書知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是桓兄胡氏都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也

荅按史記以小白為糾弟明矣而先儒以小白為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愚宜謂紀年既遠姑當從司馬氏之記若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氏不應獨文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兄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為魯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

桓之義管仲之說明矣或者不達降糾為弟者此因齊小白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為長當立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何從而傳之荅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荅高壽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於夷儀此衛侯剽也是年衛侯入於夷儀者衛侯衎也衎入夷儀不名復歸于

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衎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恒名之衎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與

衎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似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邢地滅為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至其國政也竄喜弑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書衛侯衎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於岳居櫟之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於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孰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為脫文則衎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

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逆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起曹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與

衎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為有罪杜預則又為稱名為有罪之論紛々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或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為崔杼一以為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為得之榘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

大夫之有罪無罪寔不係焉有罪不可殺况無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夫大者蓋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說者謂穆姜成公之母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即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姜者即襄元年姜氏薨者也其逆也見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楚椒秦術無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吳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乳者札之為也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

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不書族與楚椒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襄貶之有三人皆公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教者也遠罷來聘則為氏也謬始於公疑不攻而自破矣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大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莫太玄玄州都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夫之法為之方州部家在上共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

三方、為三州、為三部、為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為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為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為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為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于家若無預者為先儒嘗言夫玄與卦氣圖偶合部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于順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道棄不道然其

中十有六卦分而為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蒼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歸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楊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于中孚夫子分上下經而且經三十卦始于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于坤配乙而起于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

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三百六十文二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丑乾為牛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于子而終于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于午而終于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于子故亦為牛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文、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

女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文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二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辭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文之變處當何為主

卷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當以變者為主然一文之變猶可究索至三

文三文之變則茫不可通舊聞唐正卿深於筮若二文
變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變而推有
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今人心念駁褻無感而遂通之理
縱有所感其感不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
亦不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尚庶幾僕甚有意
於此然一行作更終未有至靜立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盛周之時曹
畫行之乎為後世立數乎愚所未曉

答禮為禮儀為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士皆躬行而
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

於書而不行者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為周公營洛之
後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亡取按藝
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末常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
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畫取諸於經乎據漢儒之說乎望喻
其取諸于經者如何取諸于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由馬融盧植等
考合眾家古文之文附之遂刊而行名為禮記今兗昏
鄉飲酒射饗聘義為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為傳
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為之者其有駁褻則

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魯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似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為之注朱文公有取殘祚釁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貴耳而廢自也

問黃鐘為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鐘之徵林鐘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簇之商太簇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鍾之變宮云々益損数理未

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變之說自古有之陳暘樂書去其清聲不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如棋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唯可與周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衍沃左傳之法

立井黃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孟子微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誦井田古制至秦始皇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朱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真偽之理請喻其詳

荅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為戰國陰謀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為陰謀也或又言劉歆偽為歆何所為而偽為之耶三說皆非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於書或者又將以為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

之書當審為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為何王時書也然周公井田禘祫郊社絕無其名先儒必欲以郊為圜立井田為授地之類難以勉從寔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為呂不韋書無疑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蔡伯喈王肅謂為周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此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義有所謂無所謂

荅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子同而其釋經寔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為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麥之類豈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吳幼清亦與鄙見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書一空圈下二空圈當存當舍乞喻之

荅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卽康節朱文公三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為是

荅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莽大夫楊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為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冢臣之理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尚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備事溫公之法盡矣卽氏經世以不

書事故可模糊無罅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
終占得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與
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
同否

答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
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寔一也
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壽夭
窮通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
論古儒先之言命者其詞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

而發之皆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
而言之者有之又有一為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
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
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
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
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
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
其身死於巖墻之下當在不吊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
命之命孟子之言詳

荅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荅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古者房中之樂為二南朝聘會同燕飲鄉射為二雅告神之歌為周頌、為周王所得行也歌與樂相並而作三終之義可得而攷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以議為也至於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則有不可不辨者范甯言孔子列黍離於國風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為王矣歌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

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于菁者莪皆美詩也曷

言乎周德之衰乎今之雅小衰矣雅頌之得所復興樂

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

無刺明矣故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閔睢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周頌始是真謂夫子所

定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

不謂之詩樂相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

子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此周之

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合于樂者小雅至於菁

菁者莪而正大雅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于

樂矣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之配天
烝禘閔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之詩於魯侯之廟則
奚取三家之堂夫子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
頌者頌之變然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亦非告
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
蒙難觀至於此則後人之效魯而溢美者誠可羞矣商
頌是夫子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文墜簡附以
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知矣肆直而慈
愛高之遺聲也歌商之說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
頌得所樂亦正矣非它有樂也即雅頌之歡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載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

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
皆天虛者為氣只天之形濁者為體只地之形所謂天
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於地下但認得地
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
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始至於坤也非午不能
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秘先儒未

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為人之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圓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

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

為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

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為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

四其功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無淵源

答縱為四聲橫為七音鄭漁仲之說構邵子聲音之學

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文人有圖譜行於世溫公切韻

皆源于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逆

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

合于天籟若如近世祝秘觀物解中韻譜却又入樂工

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文人

圖子一觀方得彷彿後漢風角鳥跡亦不出此然非至

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問芣苢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愚謂采之於

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義乞教之

答芣苢謂治婦人產難政如釋僉斯芍藥之謬也先儒

謂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比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閔睢謂之國風自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召公采地至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周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作樂用之被諸管絃以為房中之樂又謂太姒稱后此追稱云爾其義何如

答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文王之為西伯周召未得封也武王伐紂以後周召未得封也周召之封始於相成王以後世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言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二南為文王在周南則為王在召南則為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太姒在周南為后妃在召南為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閔睢之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為刺或為康王以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道若復異論此又似吳幻清宗象山之謗興矣世無真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答日曆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詳矣實錄乃加謚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曆壞於王安石建炎以後日曆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答歲表之說常別詳見此雖小技更僕未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經為主獨趙南塘置傳

莫有繼者汪彥章則遊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夏英公楊文公瞿忠惠蔡北海王疎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文字置几案賤子當面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古

答屈原為騷漢儒為賦：者實叙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楊馬枚鄒皆寔賦體至後漢襍駢詞而為賦若左太冲班孟堅西都賦皆真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繼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变自後漢之变为初柳子厚之賦為第二蘇黃為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

生鵬賦為正體又如馴象鸚武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
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祭文

祝文附

祭余寺丞

代大人作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親翁之靈嗚
呼哀哉世自澆巧為善者希惜士尚媮智士死竒公獨
為善窮日夜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
比顯允文昌玉節絲纒笑談春生叱咤電起公獨趨庭
嬰若處女維昔宴安雲冠霧裾一車當道百役辟衢官
有未便入閣勸除公獨守謙灑然清儒世祿日蕃兄怨
弟咨囊珠匱玉晏見以時公獨友于高堂春熙寒食朝

殮二難怡：守官惟勤不矜其智尺牘撫問各盡親意
人有急難公先其慮族有困乏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飄
風激阿栖遲精靈髮化其儲末疾未幾奄然無何嗚呼
哀哉惟我與公三五有素知公之詳非以姻故天道與
人先後莫睹事或未然曷咎曷怒陂陀墓地自公親卜
世途昏茫之死何惑永念殊隔泣涕莫復酌茲一觴以
寫哀臆尚享

祭外祖代大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紛紛五經曰
鄭也田維公高曾廣塾以延諸老盍簪二獻是先永言

懿範公承其全體涵中和靈珠媚川糠粃世訖德容渾
圓囿身書林徘徊孤騫亦既食報紹茲家氈世德險微
喬木蒼烟絃絃變胥岌其疾顛掇拾耆舊列於簡編遽
廬方牀卷舒窮研其語雖寡其意寔傳秀眉玉色投老
愈研謂享大耋事胡不然俛仰疇昔今三十年歲在丙
寅憂患日纏變彼諸嫡不能飛翾請昏于公以煦以憐
服襲粹溫雍容周旋雖乏偕老情寔不遷飄風揚塵畏
途屯遭為善斯懼公無愠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甘脆
莫奉於禮寔惓歸省林下公疾沈綿形枯神朗遺墨愈
鮮屬托孔懷悲不可言悖龐日希百巧相挺執玉奉盈

敢以自完公死何恨知靈在天式陳酒肴辭盡淚連

祭李兩山代大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璞韞不假琢鍊摩蒼雲
以高翔目九日而不眩造物之畀將以固斯文之元氣
閱天下之事變故其始也脫畧畦町卷書長哦浩然經
濟之意忘其功冠雲之峩峩分席於諸老諛言靡談拱
手以置睹江流之如帶凜丸泥之莫倚鳴雞號寒籌筆
疾書自囊封以叩閔維石友之與俱事往既莫得咎而
所以保衛先緒者嘗兢以懷圖嗟今之人志與運乖
道與事違介者卒至于困而爽者或流乎卑抑嘗反復

出處之大致每惕然以深思而公雍容兩端不茹不吐
莫余敢悔試命而荒酬勞於東浙之濱既不利其身
亦不以望于今玩理忘世孰有踰于斯人者乎幸公之
強謂坐進此道以值當世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狂風
飄奔隕晴日之飛電滔々川流逝者如斯往不可作徒
以為生者之悲昔某辱知文昌公白首故吏三十年于
茲始得見公于金華握手傾倒酒酣耳熱各相視不復
遺念此意冷今聞公喪愈重不兢之歎公魂在天一息
个雖于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以薦番江怒瀾其
有相余之悲點也

祭王尚書

道夫如天學廣如漢金而望之自涯而迄末俗濫觴味
彼一貫捨學而言巧執愈渙伊洛之盛嗣於軋淳析仁
辨義修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々稽經探本纂史輯
聞匪默以高匪誕以守降於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
彌訛踵陋坐曹踏談迎事拱手文敢武萎禮弛樂虧孰
據其全以為國毗萬生我公是宗是師天請景溫前旌
後麾窮源崑崙負日扶桑磅礴萬類衆曷敢當精潤澆
漾野先煒煌授巖排崎織巨畢藏若農有秋箱輸廩峙
若龍起淵雷震兩施九招声々昌歌古味爰薦合宮以

享以蒞濯膏養腴心君清澄謹言訪對屈軼在庭羣疑
未決神龜示靈化被奸饕淳風冷々天運悠邈公亦永
歎學絕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斯人
其誰與傳翳々里門易窮三陳拾泣而歌謂天莫聞劍
失其光蘭銷其薰柴桑沈冥王官混論年已逮苟秉燭
繼畧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蔽牛之陰百草茂羹謂享大
羞以泚後士云胡微疾永蛻在塵歲匪龍蛇其理莫詢
訢詞垂華蹇茲遺臣曰士之弊遠今弗振據楠以蒙昧請
葉門下友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具
平生載出載處莫登斯堂奉觴以祝詎期須臾望公以

哭躄、小子抵掌掉目哀、吾儕頌首莫贖死生之原
千古一致瘁躬報德匪哀以既風雨神交却立鬼魅乘
心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魂慰此耿特激如茲鵬天志
罔慝拜手薦公、其來格吐詞致誠有淚俱滴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袁楠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梅澗先生胡
公之靈曰嗚呼司馬氏續素王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
過高之識始於王霸謂秦漢而下不得並混取法唐虞
之雍熙其見于所行迄無以揀其元本習剽竊以為工
者締繪變幻喪虛附近語新意架過都而疾馳自涯而

遠返其不謬者則已為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
而事愈謬絲、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年而一
見知界與者之所靳維先生負淵海之學執事物之樞
用功于青雲決科之前大宛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搜抉
極竹素之秘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襲釋例于
杜氏著履霜豎冰之旨條分目舉而并李棄地之爭黨
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迂叟當
時之不得已至於孜孜澍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
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奸蒙昧草莽辟聲
却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聰澗水

之潺湲陰陽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非福匪歷代消
長融會胸臆其何能若是之蓋穀甲申之歲先生出峽
訪先子於城南楠時弱冠氣盛望先生之道不知珮玉
之利於徐趨駕車之不可脫銜也先生微機以挾之再
而報三而竭垂頭却立畢志以請業由是始得知二千
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槩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寔
要君以行怪憂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冀往
復以自振迅書來自各屬託孔愨諄々已近於期耄之
語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
一老之不慙斯文之所像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思不止
於王成哀不止于流涕痛遺書之已梓異夫卓玄之隘
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兒童之悲悼陳一觴
以自誓蓋事有至難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
安能久名山之副藏迄垂闡於盛世公之精誠理寧有
昧矢茲一言以俟其會溪流奔飈雲木黯霽相比皦如
鬼兮其返旆也尚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有四日丙
申學生袁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剡原戴公先
生之靈曰嗚呼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

足以取士而文不能以行世二歧孔分厥害寔深彼沾
沾之白首從莫能自悟卒翳於榛莽而漠然為大虛也
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任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支
筇聳肩扶拾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為飛泉戊寅
之秋愚駭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灑掃謂百尋之宇拱
把之木眉中梁柱凜然師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
執玉是慕經事爰久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悵相望深
源厚植莫知其力徃歲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由
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翻一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
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

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尚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巖一先生風水湧激念茲先契論
叙風昔蒐兮有歸勿怖勿惻

祭楊內翰文 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閻復等謹以酒脯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楊公
之靈沅一濟源始於王屋達為清泉以合四瀆篤生今
賢泥此滄瀛砥行立名不論不瀆彘身以儒分教東魯
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編簡斯補徘徊歲周庸

振華武鋪宣 帝謨草木無色清心無華外捐中益雍
容成均訓掌是職銜、佩玲曰古遺直晚歸鑿坡寔為
舊物炳燭無倦寧以老屈長松之貞幽蘭之鬱瑰詞玉
篆祭若黼黻川流星徂典型日淪豈期纏綿隕茲德、
我老意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僚薄奠以陳尚享

祭王瓠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楠謹以酒肴之奠昭告於翰林
承旨 瓠山老先生王公之靈曰芒、九州求應惟類粵首先
民疆理制治考賢論方角立競訛大同莫諧多士茲弊
始公南來黑髮疑、挈其圖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接

識辭氣晚歲在 京閔恤昧稚曰覺有先後士無遐邇
喬雲在空萬物五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迺居禁林執
度量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而父不死明有
帝訓幽有信史削煩養膏汝駿其微聿來承公偃伏屏
俟公車東行跋望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
彼堂惟祀帶分委兮告我知己其饒伊何教言靡、塵
之朝飛曷其有既弗寧履永竟爾用逝外踐內揚於祭
終始敷文宣昭秩、在耳吁嗟公兮公徃弗墜凡今寡
人媚嫉有技視公之為有泚以愧、能止之、孰可嗣
嗣今企而彼嗣不躡聞哀於鄉承曉涌淚殞宮有紉洎

振華武鋪宣 帝謨草木無色清心無華外捐中益雍
容成均訓掌是職鏘、佩玲曰古遺直晚歸鑿坡寔為
舊物炳燭無倦寧以老屈長松之貞幽蘭之鬱瑰詞玉
篆粲若黼黻川流星徂典型日淪豈期纏綿隕茲德人
我老意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僚薄奠以陳尚享

祭王瓠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楠謹以酒肴之奠昭告於翰林
承^旨瓠山老先生王公之靈曰芒、九州求應惟類粵首先
民疆理制治考賢論方角立競訛大同莫諧多士茲弊
始公南來黑髮疑、挈其圖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接

識辭氣晚歲在 京閱恤昧稚曰覺有先後士無遐邇
蕭雲在空萬物五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迺居禁林執
度量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而父不死明有
帝訓幽有信史削煩養膏汝駿其微聿來承公偃伏屏
俟公車東行跋望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
彼堂惟祀帶分委兮告我知己其饒伊何教言靡、塵
之朝飛曷其有既弗寧履冰竟爾用逝外踐內揚於粲
終始敷文宣昭秩、在耳吁嗟公兮公徃弗墜凡今寰
人媚嫉有技視公之為有泚以愧、能止之、孰可嗣
嗣今企而彼嗣不躡聞哀於鄉承曉涌淚殞宮有紉洎

盡斯矢佩玉曳裾玩月揭歲寫心何言弗辱罔貳尚享
祭吳饒公大司徒

寸雲興波甕源揚鋪磅礴大淵沅德同科稽公玄胄行
仁於蕃隆行迭仍卒昌靈柯是生上嗣高挹泰和手握
玄機萬象畢羅不翕以隨不媚以頗允謂家教靡勞琢
磨維公純篤里社婆娑耆壽好禮受祐則邪外謙養公
內溫守和鄉國賜履紆佩垂珂燕豆孔陳湛焉春醅成
車于閭或弁於河恂々熙々鼓缶以歌書來 京師戒
言匪苛勿私我躬盡瘁靡他告而孫子幼書暮哦觀化
有終奄然微疴有子純孝涕洟交施回視吾儕泚顛寔

多 國恩懋昭賁於坡陀生無憾私沒無缺踈仰止盛
德白雲差峩南望伊阻心思云瘡承交再世其舊如何
薄奠遠陳矢言匪阿

祭黃仲正

嗚呼世儒諛聞昧焉求容天命罔知曳裾憧々迄莫有
成祇尤其逢惟我仲正甫日韜其躬退讓益卑殖學若
農謙兮虛谷訥兮太冲恭不近諂夷不失中粵昔耆舊
慶曆闡空鋤荒廣聞維公維鄉世胄疾顛變范是程君
獨憫之仰天撫膺緝簡差々綴書聚蠅經緯譜謀範圍
日星若網斯網若臂斯肱維歲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

遲不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姿宇儀觀先大夫
是似大夫令名士有定誅謂君嗣之克踵厥美奉於家
塾羣幼漸被彼幼因蒙迄莫有啓僕寔與君針芥密窮
玄蒼垠探源渠搜比律為均擣珍為羞彼昧不知議莫
與酬先子云亡南北異軒歲月逾邁塵積弊裘君書到
手云胡永留中年相同繭室豫脩今迄南歸動色相慰
運有顯晦官實郵置曰汝二子教誨未至空林荒埜黜
彼視聽三餘養功先德是嗣彼蒼逐魂氣蹶彌地屬觴
孔深君以疾告話言慎訟固有顛倒長年駒隙囊虛祿
稍汝易漸完吾與汝校麟經說幽吾願汝敬詞林榛蕪

書圃川浩執轡以驅不失其導伏枕瞬息疾危奔泉酬
失成彥親失令賢謂天蓋高則莫敢言謂德靡修衆曰
不然承獎疇昔今三十年金蘭合交矧維姻聯薄奠寫
哀涕盡莫殫尚享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闡其皇風啓城南之文會首屯田
之封崇維正獻之模範寔高躡其遺蹤植大本以沃
心廣經說而訓蒙雲負笈而鵠立越公茲焉以相從
懷試牒而不上書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先黨籍燭
而避鋒泊大淵之更絃俱玉珮於秘蓬靈椿儼其不凋

柱聯芳以增隆衍安賜之成憲與桐木而相通凜風雲
之變更丹林殞其青葱粲千金之美裘澳忍辱而蒙茸
雪霜厲以交隕復融風之相攻履蹇武以不前慘胡為
乎泥中合情話以交慰證墜簡而彌縫鼠行窻以窺燈
各飢生以炯矐意陵空而肆竒效並飛以追鴻神投淵
以搏怪爭交手而捧龍或舉觴而心眩或擊筑以氣雄
窮探蟻於洙曲駕采蓮于神皋語不泄而益婉詞欲陳
而彌封瞻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松運通塞以莫推
各分歧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其心胸烏伏軛
以悲鳴詎示之以不逢亟返駕以式微疾果侵乎令躬

念兩家之敦敘五世閱而依同原伯魯之世胄交衢泣
其憧々扶秋集而失喙菌露溥而慘寒憫全垢以多虞
爰返真乎顛穹天柱鬱其朱明校綠籍以昭融玩死生
之情狀周流竟乎鴻濛陟帝廷而不震承顏俊乎先
公賜二笥以永歲靈根衍以和冲觀萬化之終始深有
悲夫夏虫陳薄奠以永訣抑以寫夙昔之悲哀

祭張宗師

具官袁掄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
之靈曰維公以篤碩之姿冲靜之量執儉與勤靡有恣
放際遇五朝貴盛莫仇口絕否臧身守謙讓大盈益

盧小德弭諒衆固置疵異莫敢謗細緼無垠如雲在天
亦既作止脫焉歲淵金冠玉圭四十五年緼袍蕭齋弗
競弗鮮易簣以逝嗒然癯仙死生亦大公寧慊然賤子
在京踰二十載每嘿察之謂可免悔笑言孔勤觴至彌
爰聞公觀化寧不水慨凡我南士命有顯晦五福之全
莫與公配一奠忱盛德曷味靈旂來歸昭鑒如在

祭外祖

淳祐辛亥 大父嚴州養逸家居我 外大父敷文由
臨漳解組歸於里閭是歲八月抱疾以吁曰吾女甫六
歲相宜生佳兒將曷所從維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它

日以事問名不旬日嗒然終矣辛酉之歲歸慶州府君
實唯次婚官於京畿是生不孝子曰楠七日以逝外祖
母張氏鞠之曰果長成有立我敷文無愧吾女亦不死
幼歲多疾兼以羸弱味昏先慶州督過不置稍長知外
家為王門尅自奮勵遂獲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
其有聞楠生丙寅先夫人之亡二十有三年慶州無祿
禍罰酷纏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劬勞之息是外祖之
期卒莫能紹聞矣備員史館掌制十年後叨集賢今復
歸於詞壇雖學不稱其職而吾外大父冥漠之中當以
昔言為真然矣久官京師不能展省墓田謹遣男瓘以

酒殺之奠陳告曰楠母史夫人以上恩得封會稽郡
君今四塵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老故里敢省墓以
陳言盡而情無窮涕與泪淪尚享

祭趙子昂承旨

從表弟具官袁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林
承旨崇祿趙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為列星形而為人
乾著炳靈范、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服食粹精幼
敏于學雲英天葩崑崙五色散而為河其見有卓其別
有科書證古文律合泰和肩曹躡鮑能莊廣騷身承萬
牛手題六鰲神遊靡窮燈螢補勞運通承休官于兵曹

嘉多既彰日底於高大縑豐碑喜愠靡辭或與其奇或
削其疵窮欄華居卒為其師行不矜細語不失辭客去
我休嗒然相忘英、玉堂燦兮珩璜心如虛舟云返其
鄉鷗波大雅曰茲徜徉都有異傳爰者以匿歲月既深
傳者維的聞訃莫奔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
我外祖崇王外孫楠寔史出絲蔓是論乙酉之歲定交
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獲接佩履薦墨專
特屬以史事彼雖藐然公意則侈今承後塵或謂是似
歿不憑棺葬不視穴雖云繫縻禮則有缺歲周如流心
志若割薄奠馮忱以告永訣尚享

祭史車父助教

維昔外家遇於侈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不競矣文治
聿興闔郡不荐者幾三舉楠以薄考較枝輒與而私以
計則曰我家譜外牒若是計偕之來抑疑且自惧也嗚
呼車父色蒼而貌淳規矩不踰乎常人其考經也守儒
先之說固敢越踰吾則曰五經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
而必除渙然怡然知鄙說之不妄而冒昧固陋得奉身
於殷廬嗚呼區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故老還山書疏不
置意謂衰朽猶能相奉以劇議也靈輅遠歸痛徹心膂
暮年哭子因兄之喪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

祭定永真禪師

具官袁楠謹以香茗之奠告於双峯長老真師之塔空
性返真匪以言先證要混教強名為禪立禪啓宗假言
以宣語嘿動作斯言之筌末泐法淪若蔓斯延巧迺嫉
之斷方斃圓枝尚辭者復爰其顛視之莫名執不以推
駕彼駕馬冥途加鞭在昔源公孤立巖泉食苦避甘養
其慈全匪石匪金以刻以鐫來者却立恣言佞誼疾抱
遺衣涕語漣漣信宿熟視維師是傳師來斯立若源之
在前斃心以完沈珠於瀾謂支離苟生何有歲年散形
而歸雲升在天一髮挽釣事寔眇綿縻爛缺敗曷其有

瘞陳茗寫心其然其然尚享

祭定水潭禪師

維師之行力垢穢而益清也維師之言事韜匿而益明也志異乎衆知者不以為介居處乎獨識者不議其隘壞祇脫粟憂道之無傳涕與淚漣辭俗辟世將度大懸厓之巔誓隕其年以厲夫貪鄙而卒不能以遂願也戊寅之冬會於先塋師扶其旨神光晶熒匪事於解袈焉緯經曰無体無方簡易是程世道日淪夸誕益臻望洋以行靡知其津維師之示寐今四十有六年掬也周游南北亦既岳老何授徒烝々而罔有以紹双峰之山寔

演法之所有祠歷年塵翳莫睹過臨忌辰薄奠式陳以寫我衷悵

祭湖心奎律師

具官袁掬謹以茗果之真告於前湖心漢章律師之靈維師以峻潔縝密之行儀於叢林不言而毫稚所仰無文而顯蒙所欽壞祇薄飯攝念一室梵明震動絕怖畏以息其貪嗔末世頽波收戒壞律罔止於一人歟鱗縱恣侮夫澄海之巨鱗雖心不為動持清議者何縮吻而咽瘖暮專一丘將挽退靜之質以為比隣今歲之春會言諄々手書至門遺語益親勸余以老之將至息機心

而罷哦吟念故老之斯畫紛攘臂以自陳視師之行其
巽遇後令師徃矣寧不感辛薄奠焉懷庶其鑒歆尚享
祭育王明禪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摩擊以相接或勵行以安行或發机
於危掣辨鋒激以奔雷玄鑰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
接前賢之軌轍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夙以考其異同
數十年來茲道不競角立爭騁遺言懿行罔有深省師
獨巋然玉几之峯會衆說以持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
凜乎誠不可以當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者舊之歆畫
知典刑之莫存高年昭明曷有盡傷如月在天孰存孰

亡持茲一奠以寫餘光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動死地而莫可詢魂既升而范忽兮
有假夫攝鍊以存一技學仙者之自任兮謂能持精思
以叩夫帝閭鬱儀兮縵紛仿靈霄兮粲以文日眇一兮
空洞眸容髣兮神君道至簡兮宜鋤耘絕聽視兮合渾
淪蓬山為鄉兮海為門是生王仙兮合吐吞幼躬以訪
遂兮老益以勤窮還返之變化兮莫逃夫大垠慨宗伯
之上壯兮壯歲寔預其駁奔守不懈以自將兮二父合
情以彌敦數九之而益少陽兮不但乎世劫之遭屯念

初志兮莫有聞侍靈游兮駕長雲歸來乎隱仙兮塵曷以全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直翰林舟來吳門知有代者乃不果行蓄畬先疇爰集室是承徭後紛更復逗留以治靖念烝嘗不克親奉是慄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庸禱於祖禰幸獲有瘳十月既望蒙恩復授舊職遣官趣驛以進退惟讓薄承藉先德迄克臻茲言歸于家敢潔酒饌合祀于中堂尚祈相綏以保嘉吉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承藉先蔭有列於朝今踰十稔叨恩次對亦復再留卹典既行咸得追榮其父母而楠視先考品秩有懸格未應得先妣從先考之爵今追封為會稽郡君妻鄭氏亦獲追封為會稽縣君縻繫京師未能適歸異日將告于墓下爰羞酒醑虔告行宇敢告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癸丑之春蒞官於朝今茲六稔烝嘗之奉弗克親荐夙夜惕心次對再叨亦滿秩考歲聿云暮潔陳庶羞以神永慕尚相其成俾歸奉楸松栢之大願尚享

己未封贈祝文

延祐丙辰春叨塵待制需典普行得追榮於我考妣是
歲翰苑扈從不以官秩高下咸獲霑恩獨吏部申明謂
子職既早難擬於父由是僅獲追封妣為會稽郡君丙
辰秋八月復獲再仕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置將俟代
南歸捧黃以告墓下夏五月踰滿忽蒙誤恩起陞為直
學士靖惟僥倖皆考妣劬勞覆燾之德奉職伊始曷敢
告還謹奉 宣命令孫瓘跪讀于墓所保佑無斁俾獲
為全人以無負先訓楠之至願敢告

己未告鄭氏縣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於妻目循再任晉
秩集賢卒未可歸令子瓘以副黃焚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楠濫官於朝踰二十載舊歲南歸得一意誓墓以奉祭
心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師即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
澤開平八月始還孱弱之質崎嶇道里迄獲平善皆我
祖宗保佑之功歲月云莫庸奉祀於寓廬俾遂康寧二
子瓘瑾克紹詩書以光祖德不肖孤寔有所望唯陰相
而默成之尚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奏奉改直翰林退省淺學非所宜當寔
我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冒膺是天寵扈蹕有嚴將
上開平脆弱之質驅馳不堪車馬脩途莫有以扶翼使
獲歸田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瑾俾入成均敢庸虔
告相其有成尚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藉先廕獲綴從班卹典肇新祖考嚴州府君得贈中
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
君考處州府君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
氏郡君贈會稽郡夫人姚楊氏安人贈會稽郡夫人妻

鄭氏縣君贈會稽郡夫人今祇承 宣命奉祀於高廬
以申虔告淺薄承緒戰兢靡寧晉秩侍講寔由祖德深
厚弱息踵武克已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永終譽
敢告

告嚴州府君祝文

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為首越小大臣罔不承澤楠以
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
都尉會稽郡伯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寔篤
意於先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墜踰六十有七
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璫焚白近切綸音

晉秩侍講行能淺薄大懼弗克負荷先德弘遠冀有以
綏祐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虔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為首小大臣罔不承澤越今始
大行掄以侍臣獲追榮於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
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楊氏贈會
稽郡夫人靖惟義方之教期勵甚遠種德殖義奉身以
泚後者鄉黨所共知施於孤兒得食其豐報霜露既降
謹以副黃俾長孫璫焚白以鑒近叨綸音晉秩侍講忝
竊踰分惟寵綏而啓佑使行能無媿獲為全人則妾德

永遠施於後孫俾有憑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已膺縣君之命今卹典既開位在三品追爵彌高
由是陞為會稽郡夫人天澤深厚魂其欽承敢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蒙恩被台再入集賢連歲疊除大懼不克負荷日
夕念歸以虔奉祭祀為急守職有嚴不敢遽去今者謁
告歸里將杜門息心力教子孫永承松楸之蔭私心未
遂惟陰相以成其願禱祭日時敬奉昭穆合食於新堂
敢布由衷尚享

追封祝文

綴跡朝著今踰二紀行能誦薄大懼弗克稱職迺者先
丞相忠獻王不以早薨驟加超擢叨塵二品今上嗣
位大賚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由是祖考加贈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
加封會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封會稽郡夫人楊
氏加封會稽郡夫人成命已頒庸告於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越三日己卯

男具官掬敢昭告于妣史氏會稽郡夫人男七日而孤
先郡公以家教之謹始於嬰孩能言即授書甫七歲詩
書語孟皆已誦習尚書之澤掬以嫡長當受郡公讓於
兄子甲戌歲先公陞負即法當從是進秩且得以官其
子先公正色曰我即死官亦不以與卿書國學儀圖以
紹世德汝之責也纖粟靡密先公一以自任遂得專意
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探而力討辛丑歲登名於翰苑
凡二十有五年僥忝踰分皆考妣之垂裕隧碑未立每
盡然於懷徃官待制清河元公擅金石之作遂獲乞銘
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十年而掬齒髮

漸亟衰刻石立於墓右亦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發身
于是有考謹以清酌庶羞敬奉考中奉大夫浙東道宣
慰使都元帥護軍會於郡公妣楊氏會稽郡夫人合祭
尚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亡我外祖母不忍棄其諸孤鞠育撫
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楃今書石墜先訓官於翰林集
賢者二十有五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惟厚恩
懼子孫之不詳亦登其於誌上今茲立石敬以清酌蔬
食用伸虔告尚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于藝文有列于朝大懼遺意懿行
之罔律向為次對廣平程公辱在先友遣為院長乃求
其銘是後叨塵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遂刻於
碑右乙未之日寔為誕辰庸建碑於隧道嗚呼厚德如
山百不馮一靖惟孝思曷有碑極敢告

男璿祔祭文

男璿不幸蚤夭已安葬于錢湖黃輿之原日月不居已
經卒哭禮宜祔於王父大母今茲陳設餼饌有事于中
堂敬以其主祔孤兒孤女奠相其成俾崇緒不墜則寔

有皇敢告

男璿祔廟文

盛年長往亦既安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當祔主于祖
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重華廣孝琴奏五絃成湯克仁網開三面式屆正陽之
日密符元命之辰寸地尺天歸皇恩于不有四生萬類
涵惠澤以無窮恭唯 陛下功契重玄道融衆妙鸞飛
魚躍極上下之昭明馬負龜呈蕝陰陽之靈秘臣等依
承真蔭咏贊曷期天地大德曰生想洋洋而圍、文武
萬邦為憲咸肅、以雖、碧海波澄瑤池仙下

鮑王廟祈雪祝文

維神廟食茲上幾千餘禩比歲饑疫荐臻戶口耗絕意者降罰自天神不得以有請也飛蝗蔽天神能相其播事俾獲無害而入冬以來陽不斂歲雷電畫作月臨嘉臘同雲之候迄莫有暗深竊懼之雪為五穀之精協應以時則遺胤原隰者可以弭伏民無疾疫春有東作千里之幸使者觀風於此朝夕後念神于斯民休戚彌重願力闡明靈叶贊于山川錫以嘉瑞勿愆其期以純蓄害益足以彰神之賜

賀東嶽表

節應蒼龍絕岱宗之元祀雲舒彩鳳流阿閣之祥光萬

姓虔趨百靈并會中賀恭惟氣超混沌功運真茫稟木帝之精仁施無際悟谷神之蘊道妙難名永孚於休必得其壽臣等肅蠲瑤孽祇演琅函望齊魯之青葱天威彌迥張蓬瀛之拘繫向翅難飛

又
庚子歲
甲辰日

陽德鍾靈龍集式符于天統昌辰純瑞虹流上合于堯年五福錫民百神受職臣聞至仁無極如歲之春盛德莫名惟天為大故能彰施黼黻以盡人文之妙休養封殖以成品類之和幽明相通顯微無間極際蟠而均被亘令古以常新佳氣鬱葱神光孚達中賀恭惟位冠羣

后功贊無為玉檢金泥極昔王之潤色丹山赤水覽海
國以遨遊爰假青煒以諧寶典臣等傾心雲闕注目霓
旌呼萬歲三莫侍鈞天之廣漠方五百里徒推東魯之
幅員

又 是歲三月十
九日立夏

瞻雲喬嶽叶盛德之在春受曆清臺揆發祥而維夏四
方來賀六合同風中賀恭惟樞紐陰陽權衡品物金穰
玉燭以成三時之和丹臺紫清以佐九皇之治雖真遊
之無跡幸神御之有嚴光狹龍輿下琳宮而布武燕分
麟脯傳玉笋以流恩海觀塵清成闡瑞霽臣等式循舊

典庸展上儀大道無言莫測細緼之始人心不遠益窮
盼蟹之微

又

天作高山寔尊魯甸位冠羣后茲為岱宗良辰揆維莫
之春多士仰思皇之祐中賀恭惟受元氣始為萬物宗
七十二君莫測神庭之秘三千餘里有開日觀之祥睠
茲海壖實惟侯服斥鹵竭魚鹽之利生聚紀蚕麻之功
民食每假於轉輸土俗猶隣于浮薄雨暘微戾伏臘遠
乖敢因善頌之誠庸致預祈之懇絳旂丹轂密除疵癘
之妖紫府清都彌降簡穰之祉然後東皇太乙錫宴鈞

天壽宮神君追游化國通廣聰明之聖懋昭長育之仁
眷此有生施于無極

又

時維莫春誕紀盛旦歲行吉亥丕昭令辰蒼龍宣長育
之仁玉燭啓豐穰之瑞中賀恭惟希夷道廣亭毒功深
神化無方寸雲合而甘澤溥精誠有感巖石固而積雷
穿臣等身圖海圻心傾日觀萬年永保降祥敢擅於斗
牛大德曰生術壽益齊於箕翼

東嶽殿上梁文

伏以海觀澄清聳神山之紫翠仙閣縹緲靄雲闕之青

紅光景常新規圖改舊恭惟陰陽合德高明配天三宮
空洞之遊道無不在六虛周流之妙用莫能窺睭茲海
壖古稱鉅鎮廉讓被先王之澤詩書敦故老之風穀粟
桑麻行協三登之慶象犀珠玉聿來重譯之邦神符嘿
契于天心嘉晚式資于帝力洋洋在上蕩々無名雖肇
祀之苾苾愧揭虔之庠隘今太守顧瞻下宇咨度廣居
龜卜既從鳩工斯集雕栾藻井峩然金雀之棲玉階彤
庭鬱若彩鸞之舞雲光五色花氣千層誕揚仁惠之聲
益廣循良之政梓人之道類相敢愧裁成王者之德好
生益申贊詠今茲穀旦庸畢偉功虹梁初舉於地中鳳

輦疑從乎天下載色載笑來宴來娛輒采歡謠少揚盛事

拋梁東天雞午夜日輪紅風馬雲車歸帝所丹臺紫府布皇風

拋梁西江闊城迴細柳低簇騎共看紅叱撥踏歌時聽白銅鞮

拋梁南簇々山光擁翠嵐莫葉陰陽元有準蛙聲水旱不須占

拋梁北蒼波不動平如席祥風甘露瑞豐年大具南金書絕域

拋梁上仙藥未須承露掌絳宮神闕自回環玉檢金繩空悵望

拋梁下萬井春風樂玉化雕題交趾九夷朝草笠黃冠八方蟠伏願

上梁之後乾坤清晏星斗潤明蘿圖永衍於皇基椿壽益延乎睿算六府三事百吏屯民雍容怡世之音翱翔太和之域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結繩追渾沌之風擊壤繼康莊之咏神祇受職動植霑仁

梓潼青詞

陽春布德誕開震風之辰夫運興文允協亨嘉之會四

方來賀禹神唱恭、惟道合希夷氣超渾沌揚靈西蜀
通盼鑿於妙庭佐治中州職銓衡于帝所維桂籍固嚴
於取與而芸編復驗其勤勞至道無私積善有慶某學
拘鉛槧業保簪裳教子未能企世科之必復傳家有托
守先訓以丕承庸展素忱式陳薄荐伏願祥光紛郁梵
氣間通孔蓋翠旌覽德輝於九土虎符就券錫慶澤于
一門

梓潼醮齋文

瑞靄層霄誕紀降靈之節誠傾魏闕有嚴事帝之儀慶
接九垓芳垂百世恭惟至仁育物玄感闡幽受色筆夢

寐之中睟容有赫厠金榜銓衡之際嘉兆密符允懷一
經教子之心適值大比興賢之歲雖登崇有數難以預
祈然神化無方終期嘿運伏願祥光下燭颺馭恍臨桂
籍書名異侯家氈之復棘闈進步思成孟簡之抽詞盡
意長思深感集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繡衣南國屢施白簡之威玉佩中朝允稱金闈之彥唯
姻好寔侔於兄弟乃交承永紹于雲仍愧之弦歌式陳
籩豆伏唯交代集賢相公雲霄自致夙月無邊給札玉
堂氣欲吞於兔穎橫經壁海生嘗撤于臯比清言玉謝

之比肩妙畫鍾張之接踵與人無競詎論鵬鷖之巨織
處身以和不計鴈鳧之雙葉涼師之望君實維社之慕
堯夫堂廟論才會并己同於諸老巖壑動色拔茅肯後
于吾徒蓋將拄笏以看西山披裘而傲北雪老子之興
不淺先生之祝何如特進宗師大真人初結文盟壯持
道紀度弱承^水之萬里騎氣而遊登紫微之九重步履以
進謂孔老之同有自若晉鄭之馬依避室尊賢授餐
禮客諸衆宮或遠使絕域或近職內銓俱精神磊落之
英寔羽翼贊襄之士儀生彩鳳武接祥麟我翰林修史
大夫針芥密拔金蘭久託候松階之日影舊若均麓踵

蓬島之雲光今慙糠粃悟三已之無愠知四休之攸宜
敢以心聲上陳口號

婆娑老子曠東吳笑挹胥濤傲太湖空使千岩為几席
能令萬籟作笙竽瀛洲法曲行刊譜酒國長春莫計壺
賴有嘉賓相勸舞玉山暫倒不須扶

亡是公代聰雪主人宴客致語

疾病相扶持乃天倫之至理酒食名僚友亦人道之常
儀挹南斗以為漿夢釣天而廣奏熒煌接席醲郁陳懽
清容居士素褐癯儒青氈舊綺投箸逸海岸有古松流
^水流之心騎馬傍人門無冷炙殘杯之色困頓於俎豆絃

歌之事沈淪於醫藥卜筮之流匪曰早限亦云曠達喜
愠既不形于色口腹亦何異於人聽雪生人出壑清冰
臨風玉樹陽和益面士疑挾纊之思冲粹積躬衆美虛
卓之讓鼎烹而調衆口杯水以勝萬言給月支風陋人
間之腥腐屠龍膾鳳窮天外之珍羞厥德不回何恙弗
已方將肥豕以連諸父庸示等羞獎袴以待有功悉除
僥覲芳筵縹緲雅集舒徐露墜三危化道巡之麴蘖風
號萬竅陳廣莫之笙竽享若太牢澹如明水散陳口號
少替神文

玉堂學士詫英豪濯、天葩簇錦袍擬上瑤池擘麟脯

不將奎帳飲羊羔長卿多病緣消渴坡老長貧漫老饕
從此青州化烏有夢回霜月冷如刀

太虛道士劾倩容子文

鑄金作象深垂饕餮之文索米為飢何異侏儒之拙乃
知芻豢之悅我口不如禮義之振人心傳書染指之卑
易著儒首之悔詭稱聞道寔曰費辭清容子山澤迂疎
冰霜傲睨之燕頷虎頭之相初匪造時為牛溲馬溲之
才猶言藏用徒稟薑桂之性殊乏參朮之和望似木雞
出語爭疑其鐵石癯如楚鶴持身或近乎膏粱岐黃之
問對匪專元白之唱酬莫預已廢三餘之業獨夸一藝

之長墮其家聲耻莫甚矣同乎流俗已寔為之弗思尚
口之凶猶見朶墮之色芴茅容雜黍詎為設客之資而
張翰鱸蓴乃在還鄉之日捨飯疏飲水之自得為蒙袂
輯履之可憐不為盤飧固難免跨驢之誦我有斗酒要
當為得魚之歡幸前据而後恭姑小懲而大戒尚期深
省以贖往愆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控扼喉衿相謹揚清之節叨承掌握莫甦中暘之民知
見幾而作之良致陳力不能之請明時匪棄小已寔兢
伏念某山澤癯儒江湖野性樊籠久困難自致於雲騰

邊幅自修徒強追乎特好心已忘於虛室手慵矣于擁
門勇不足以沉舟技莫施于秉翟畏趙盾之日固曲盡
其巧心憎元規之塵終有慚于昧目羞躄、涼、之行
鄙媛、姝、之能謀之知毋謬忝三軍之寄材非補衰
莫資四皓之成荷執中之從擁俾持麾而自放然動靜
之道莫逾于數代謝之理亦維其時令者扶搖在空羣
收局候羊角之哀已急鴻毛之順寔先雖酒泉之封相
與終聯而雪山之衝浚惟杆格服不衷而灾也清有餘
而簡之障面見人詎堪寒士之謂翳身而舞不迺宛丘
之識况臣翼蔽非長骨立蚤見久尸重寄沒懼太阿同

異之論方興終難徇習磷緇之瑕已露必致投閒茲蓋
伏遇某官八柄馭臣一時講武治天下運諸掌式契古
初繫一人謂之風灼觀民志憐尊席之舊物希篋笥之
厚恩動之斯知固已遂馳驅之微願揮之不去誠有乖
名節之大閑優哉香山之歸凜矣杜郵之戮先猷儼在
遺訓其存矧茲蒲柳之姿惕若桑榆之景亟全末路俾
就完人問溫樹而不言溪疑過謹開浴堂而名對未忍
自指得請為期束裝以俟

答詔

式瞻天文俯察世道求賢自輔故建官以廣其見聞使

民以時故用人弗責其全備卿皎若明月穆如清風蚤
振儀於天朝晝承問于溫室盛秋守塞力丐散間當宁
念功莫遲雅素飾賁無咎持謙有終朕執中而慊然卿
為計則得矣百年過隙要當從佚老之歡萬物為銅行
復候秉鉤之用勿云致事不我告猷可特授扶風公致
仕擇日降制盧陵蕭靜安作白羽扶風公致仕制涼州
牧白羽謝表予目擬乞致仕表及批答

漢雷字說

雲漢之萌進於坤而踰于乾其昭然者陰也陰何乘於
陽乎天地之初互靜而虛根于陰矣陰者陽之先夫下
而上者為升鶉火之中陰之基也陰見而極陽始著明

萬物彙貞各還其生，而不已復歸于陰，其環無端，其去無趾，故曰體之者陰也，用之者陽也。廬陵蕭道士字曰漢雲，知所後先，引而明之道不遠人，合性與神，其道得矣。老氏之學，檢是奚自庸俟，而質諸

張子敬字說

乾坤之用，近取於人者，必始于敬。立則誠，始存聖人繫辭旨，且深矣。自伊洛之說行，各希美名，然徐察視履，矜於外者，猶慊然于內，豈果以為外飾哉。余嘗聞中原諸老言，許文貞公教授諸生，窮髮之北，皆負笈以請。一聞善言，有終身行而不倦者，是殆其至靜未散，先進禮樂之遺意。子敬居河西，沉辱嘿靖，莫敢自暇，內外交養在己，治人悉本于己，是尚勉之哉。

史文振字說

丞相史忠武王以雄韜淵謀佐上聖，合宇縣功，書鼎彝勳，在琬琰厥子若孫，章緩承接，至於雲仍，固有替墜。時則有若今江浙省，嘗勾君勾稽，知微謙謹，保緒辟之。巨木蔽芾，百里羣柯，交蔭條達，而不察亦盛矣哉。一日以書抵余，曰：鐸受名于父兄，而字末之，有竊有請焉。嘗考文武之事，不能以兼，而鐸為則能以備。丞相之勳，殫於武事，則今之振文事者，翳後人是望。敢字之曰文振。

夫文非止於詞章而已，縝密而不泄，著而明，翕然以成其聲也。清以廉，宣明國家之盛，俾後之人夷考世臣之系，則必曰：允文允武，罔俾專美于前代。余于文振寔有望焉。

余孝友命名說

邃古命名六相七輔，莫得而詳也。八愷八元，或得以有解焉。是則命名之說，始于周乎？周之初，猶未聞其說也。申繻之言，名有五則。夫今之罔名者，皆本于是。私獨怪夫世降而俗漓，高者希於聖，早者希于祿，予閱夫歷代之史傳，獨溪為近古，皆以一字為則。至于方術有所不

足責德，命為義，則于東魯，余君見之。成王夫子之訓先儒，紬繹不能為言矣。或者喋々然為言其無乃贅而不知非者，與余君方力行以為本，因義以究其實，是不在于吾徒之告異時，行脩于家庭，顯于朝著，願勉之哉。俾勿替則得之矣。

平山說

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隄，始定南北，兩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以盡可謂善矣。然磅礴雄險，隱然若有所限，其支脉聯屬，猶屏蔽自衛焉。睹所謂平山哉。余嘗出居庸上桑乾，始識其衍迤之勢，千里若一方，若希席

圓若拱壁氈廬蔽空凝雲積雪杳不察其高下故行者如升虛騎者如凌風忘登頓之勞由是達于金山靡有紀極而視兩戒之說倍蓰未足以議也王侯設險以防國德不勝不足以恃是則幽州之北山不以險稱雄絕萬古朝九州以函諸夏豈峻極于天者非山之謂與在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不言山在地中謂有高大之寶藏於地謙之象也余嘗聞洞庭諸山跬步岩壑謝君獨取其平焉久留京師願至開平知盛世之廣洗耳目之固陋歸于故里卧遊以思登東山而小魯夫豈虛言哉

琴述贈黃依然

往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各名於時有客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暮損益琴理刪潤別為一譜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自渡江來譜之可考者曰閣譜曰江西譜閣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秘閣今世所藏金石圖畫之精善咸謂閣本蓋皆昔時秘閣所度而琴有閣譜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為貴別譜復不得入其學浸絕紹興時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私相傳習媚熟整雅非有亡感憤遽之意而兢然國小而弱百餘年間蓋可見矣曰江西者由閣而加詳焉其聲繁以殺

其按抑也皆別為義例秋風巫峽之悲壯蘭皋洛浦之
靚好將和而愈怨欲止而愈反故凡騷人介士皆喜而
爭慕之謂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方楊氏譜行時二譜
漸廢不用或謂其聲與國亡相先後有謂楊氏無所祖
尤不當習噫楊司農匿前人以自彰故所得譜皆不着
本始其為今世所議無可言余嘗習月農譜又數與徐
天民還往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剏間以問天民時天
民夸詡猶司農也謾對焉終不以悉余益深疑之而莫
以據後悉得廣陵張氏譜而加校焉則蔡氏五弄司農
號為精加細繹皆張氏所載獨楊氏隱抵不述身今在

琴調清商號為最多郭茂倩記古樂府琴辭亦莫盛于
清商杜佑氏叙論雅樂謂楚漢舊聲猶傳於琴家蔡氏
五弄楚調四弄至唐猶存則今所謂五弄非楊氏私製
明甚議者悉去之不可也按廣陵張氏名巖字尚翁嘉
泰間為叅預居霽時嘗謂閣譜非雅聲於韓忠獻家得
古譜復從五市密購與韓相合定為十五卷將鈔于梓
以預韓氏遺議罷去其客永嘉郭楚望獨得之復別為
調曲然大抵皆依蔡氏聲為之者楚望死後以授劉志
芳志芳之傳愈尊而失其祖愈遠天民嘗言楊司農與
敏仲少年時亦習江西一日敏仲由山中來始弄楚望

商調司農驚且喜復以金帛令天民受學志芳故今紫
霞獨言劉郭而不言廣陵張氏傳受皆楊氏與其客自
私之蔽越有徐理氏與楊同時有奧音玉譜一卷以進
律鑿琴統入官其五弄與楊氏亦無異晚與楊交揚亟
重之益知楚漢舊聲非楊氏所作余來京師見鼓琴者
與紹興所尚微近弟重緩如寬厚長者余不能以是說
告之也黃君依然豫章太史之裔以琴游公卿余未識
之而余之嗜琴當有同者故書其源緒以解夫今世之
惑而因以告之

贈醫者陳生

鄞衣冠家為最盛閭里棟宇相接屬議醫藥尤尚選擇
輒攷論其世又察其詞色溫詳涉於儒者始得進焉每
視疾必先告以虛實先後始筆商牘識其月日以校輕
重有不如式者爭詬病詆笑於時待之也良厚而所謂
醫者亦咸自愛重不敢妄試車軌混合南生游宦居多
中原人壤高氣厚所服餌率宜寒涼由是羣醫爭視好
尚迎合間有奇中遂復以施於鄉黨十失其半夫泥于
古者非通論而強試其所不可吁亦殆矣今官京師時
遇南士之稍通于時者服食嗜好茫不可分辨疑誠中
州人也節宣之不時亦復以攻導之法自治問者未退

已倉卒不復捄，輕千金之軀，以夸眩，誠有罪。猶諉曰：是不通。至於業醫，捨風土燥濕之宜，以逐近利，未獲而害日，以甚。吾不知其為何心也。里中陳氏子，其世為醫。祖父篤厚君子也，力訓諸子讀古醫書，長子辨論，開博。余每見之，則曰：醫不可以泥古。狗今則非矣。又未幾而死，心每悼之。後二十年，其孫復自立，不墜。余適有言曰：夸言以為容，非術之工也。媚時以自售，非術之寃也。相其州里，審其表裏，神而明之，日踵于門者，莫可禁。雖嫉媚，遏抑不足為子懼。勗哉！以樹道，何憂焉。

示羅道士

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為浙譜，其咎在楊司農。續譚其所自譜，首於稽康，四弄韓忠獻家有之。侂冑為平章，遂以傳琴。參政其客永嘉郭楚望，始細繹之。今人不察，百喙莫以解精于琴者，始知之。北有完顏夫人譜，是宋太宗閣譜。余幼嘗學之，其聲數以繁完顏譜，獨聲緩。差異而裏聲良同。字本於右軍，今而曰浙字。琴本於蔡籍，今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筍羅道士大章，秀敏且文，其游於藝也，必求其極致。傳余操調，嘗以幽遠冲寂之旨語之。當于其心，蓋愈淡。則人愈厭。余將終老故山，異日大章能蒞鞋以訪一唱三歎之道，尚有以相告聲。

生於無形而悲愉感愕之跡畢具古人之事於斯者豈徒然哉因書以告之

贈番易筆工章生

咸淳間湘州筆工馮生製筆得截法圓不至頓媚勁不至峭直一筆可作萬字馮生死其弟若孫漸變家法然猶有韻度近世子昂承旨擅書名吳中筆工爭進技庭下率形製相類書不滿卷則已成秃翁蓋毫熟則易之如脂韋之士寧復生氣子昂不言其短將以為彼養生計來京師劉自謙編修以番易章生筆為贈絕類玉山徐氏舊製先正肅公平生唯用徐筆守番最久徐氏妙

法豈章生家世能傳之耶梔蠟粉澤識者所哂辟如行車慎操其翰詭遇獲十莖有效矣右軍製筆法傳諸葛氏嘗作右軍筆進柳誠懸柳不能用吾徒書記姓氏章生之哂甚於諸葛願勉之三莫專利將却走以避莖；清遠可用于朝審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

徽宗扇面

小殿風高蕙萼清
手題紈扇墨花輕
君王猶道宮中熟
竟上臨潢五國城

定武蘭亭

薛王輕薄盜為鄰
蟹爪金鐘眩世人
從此子孫千百億
錦囊玉軸各稱真

牧羊圖

高柳風清曉日蒼
牧童隨處候陰涼
似嫌挾策當年客
物外胸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犀動
彩筆隨時作輕重
幽如靜士槃澗歌
妍若妣娥漢宮寵
媚交鳴疑欲語
宛轉不去情相送
宣和殿前花似玉
珍禽低昂手堪捧
傳言馮生論甲乙
御筆親題羣輩竦
一朝百幻歸逝水
舊苑淒涼麥成壟
君不見柔間粟留田
間雀難作折枝奉
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
水暗荒坡得自由
矯首天池欲歸去

乘風緩從玉皇遊

江貫道烟雨圖

江生泉石本膏肓
刻削經營入渺茫
老樹雨深龍翼重
隔川雲冷縠紋長
吟鞍欲度愁谿徑
漁艇將歸認石梁
擬向此中尋隱計
底須紫禁謁虛皇
貫道紹興間名至
行在一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
拒霜迎日鬪紅英
鷓鴣屬玉休驚訝
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綠幕鎮犀懸
花影雲陰得散眠
自是主家扃鎖密

晚風緣本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亦墮因果所施不願報自然福無量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論富者日益增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正覺無等夷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迴問佛不
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谿也日映千絲似笑釣鰲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荆國王文公屢褒獎之京下作宣和譜堅默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踰吳頭楚尾始如大年朝陵止見西洛山水然黃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豈其芒屨踰楚而南胸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由形始成言云書者取焉肇於無名入于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醜迺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
無錢鬼揶揄作斯圖者其母乃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
亦貂裘珠帽視窶人子類以此日之耶

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枯槁蓋可見天王
八十億眾猶未深服故其猙雄怪醜溢於面目胡跪合
掌當是淨瓶不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目則失
相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真妄曷辨荅
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
樹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畫橋流水處
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崇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久居弁山故
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隆為龍眠嫡嗣今觀此卷
信然

周昉金星

允景肅萬寶秋水瀉銀黃渺々帝子降寶冠穀衣裳凝
睇白玉京晶熒動瑤光手弄鷗雞絃運撥雲飛揚正心

秉無回緩節申以高西游升廣寒東迴從扶桑龜臺釣
天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闔闔下符
既嗣歲歌穰々稽首連卷靈萬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我着雲疊翠淒迷更着層峰小殿西誰信蜀玉辭劍閣
鴛鴦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喜亦無嗔惺目揚眉定有因欲識世間平等觀
雲如流水月如輪

馬賁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陂澹々秋禽鳧高下意爽猶似憐天際南飛鴈
年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似欲乘天女排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摸有二本褚河南微瘦而勁峭徐季海差肥
而沈着此本蓋自季海來若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
南舊本施武子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知
前人鈎榻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猶取其類况此
是曾玄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贊

下土焦聲噉嘈靈在湫蕩遊遨鼓以風挾以濤受帝令
行林臯百穀成神功韜庶徵叙靈靡勞

何尊師醉猫

攪甕翻盆勢不禁晚風沉醉首岑々醒來獨立闌干畔
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德自如天台閣搃虛無何人繪畫供青眼
拍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多清時空食幾困未營々蒼鼠喚分寸
不奈詩人搃譴訶

徽宗瀕鵝

大液池清皺碧羅西禽相對盪夫波當年肯憶閣中令
舐筆和鉛恨未多

徽宗桃核圖

三足之烏千歲芝當年曾作帝王癡黃龍府裏沙溪淺
準擬平分作酒卮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々見玉色愉明知此景落歌舞

別灑妙墨為訂謨長江吐吞恨無極突死金鰲障兩北
鷄鳴不聞中夜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去如仰
逆望青徐在吾掌諸公生談籌畫疏年々送使瓜州上
輪困朱舟踰沔水驕將高眠載吳妓卷蘆吹笛斜陽愁
折箬投江等鬼戲只今承平五千年蜀荆買客船相職
瑩篋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娟々涼月低昂淺々春雲胸次何須千畝筆端咫
尺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定回神觀靜
笑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瑤池朶々玉精神滴露研朱竟奪真蛺蝶不知遮繡幕
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饑人言周王夷受譏鶴翻狐松蟬鳴柳
潔腹得免身中肥昔聞汲井嘗投錢青白之子推父嫌
人生作事在乎易鄒子受全非慊然時君作吏心不懈
二犢相辭匪竒怪當年孝廉爭入微壺殮柴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臺殿記

記中云湖湘佳致足以指顧英彷彿

玉殿遙思湘水遊欲看虞帝九疑秋三君楚死難相似
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藻河梁圖

曾作河梁客山迴溪水灣春看人北上秋見鴈南還

燕文貴山水

翰林學士特任郎守雲州雲應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秋聲縹緲間乳溪環水佩千嶂疊雪鬢晚
瀑村春急風林寺鐸聞片帆始可託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的：秋光下紫微欲識潮音真寔相

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靈壁層巒負六鰲藥闌花檻翠周遭如何画史同羣吠
不與君王繪旅葵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
層疊皆以準繩為則殆猶修內司法式糸杪不得踰越
今聞王君以墨為濃淡高下是始以筆為尺也僚九秋
奕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嘗聞鑿古
之道必由其侈靡者言之余於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

得無近似不然昔之所傳者安能久遠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華畫好樂餘風存彼圖
勘書儼相似天水別記牙籤久明昌宮中
三萬軸畫日雲窓看不足平明鐵騎踰河
來玉燮金題車轂上皇馬生工入神一枝
瀟灑江南春天興之初汝南失猶鮮傳藏
記年日卷題天興元年藏記為言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

黃宗道播州楊氏

長頭黑髮垂玄雲矯馬首雙手各雕弓
寶刀左右按欲領鐵騎越崑崙前關濤湧
如壞墻後砦百留奔路篁

羣蠻簇唇爭叫囂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
旋如長蛇轉空洞快若俊鶻凌風颭還家
膏沐帶簪珥父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
蘭女兒着金鎧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
脫後歸故鄉樂府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書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
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會於
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為之主其
王府之寮案悉以佐執事遵豆靜嘉尊竿潔
清酒不強飲簪佩襟錯水陸畢奏各執禮盡
歡以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書若干

卷命隨其所能俾識於後禮成復命能文辭者叙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虫魚之織悉回物以喻意觀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于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竒哆聞之士為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為天漢昭回萬

物喬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於是乎得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掬記



